



後戰抗期二第

東線風雲

江

東
線
風
雲

教育書店

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初版

第二期
抗戰後
東線風雲

(全書一冊)

實售國幣三角五分

合著者

長江
陸詒
朱民威
羅平

編選者

呂菲

出版者

漢口大時代書店

本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總經售

漢口交通路第四十號
廣州教育路第八號

教育書店

分售處

上海雜誌公司
各埠生活書店
漢口光明書局

西安大東書局
廣州共和書局
重慶大東書局

雲南世界書局
成都北新書局
全國各大書局

小引

在東戰場上，自從南京失陷之後，戰事轉入了第二個階段，回時，戰線也延得更長，他從浙江，經江蘇，安徽，一直拉到了山東。在這樣一個局面中，我們的支撐，該是如何不易，但是，由於我們軍事當局與指揮將官的優秀的領導，和兵士們的英勇抗戰的精神，配合着覺醒的民衆的助力，終於使我們支撐了下來，而且有着好轉的形勢，這是我們可告欣慰的一點。不過，反過來說，大家也是更當自勵，以達到趕走日本帝國主義者出中國去的最後目的。

因為東戰場戰線的延長，我們看起來也許會攪不清其間的風雲變幻，所以現在把他分爲四方面來敘述。首先是「在江南」，這是記述在江蘇南部（長江之南）浙江北部（錢塘江之北）的戰事情形的。雖然這是屬於抗戰的第一個階段，但爲使本書系統明白起見，所以仍把來歸進去了。「在皖南」是記述在安徽南部蕪湖廣德一帶抗戰的事蹟，「在皖北」是記述在淮河流域的血戰經過，「在徐州」則是說明作爲東戰場的重心，敵人所最最希望攻下的徐州的情勢的，

東戰場那些土地是中國最最富饒，肥美的，我們不能在他失掉呵，兄弟們！

東線風雲 目次

1. 在江南

羅平：憶東戰場……………	(一)
卜明：當吳興陷落的時候……………	(一八)
鏡秋：抗戰烽火中的京滬綫員工……………	(二二)
劉尙均：蘇錫常淪陷記……………	(三二)
汝尙：當南京被虐殺的時候……………	(三六)

2. 在皖南

鎮東：皖南焦土抗戰……………	(四七)
朱民威：淪陷後的蕪湖……………	(五一)
朱民威：江防第一綫的繁昌縣……………	(五八)
朱民威：炮火聲中話皖南……………	(六四)
企程：廣德游擊隊員訪問記……………	(七一)

3. 在皖北

連仙：蚌埠雜記……………	(七五)
--------------	------

長江：淮上觀戰記……………（七八）

范世勤：驚破敵胆的淮上民……………（九三）

陸詒：津浦南段的前綫……………（九七）

長江：江淮間的運動戰……………（一〇二）

海萍：宿縣見聞……………（一〇六）

海萍：忘私的司令和營私的縣長……………（一〇七）

陸詒：皖北戰場……………（一〇九）

陸詒：圍攻定遠……………（一一四）

長江：淮南戰場……………（一一八）

4. 在徐州

甘介侯：看了東戰場判斷北戰場……………（一二五）

海萍：戰雲下的徐州……………（一三七）

楊禹九：徐州在戰時……………（一三九）

劉誠：鋼鐵鑄成的徐州戰區……………（一四三）

惜夢：徐海風雲……………（一四七）

憶東戰場

羅平

一．杭州灣敵人登陸

杭州灣——這一個使人永遠眷念，永遠留戀的海灣呀！

那浩淼遼闊的東海海空，天鵝絨似的，藍玉一般的水色，一片無際的鐵板沙，被風吹去了浮沙，閃着鹽晶光輝的鹽澤，和層疊起伏着的雄偉的九峯山頭。

在蒼茫的暮色和無邊的月光裡，沿了一條悠長的海岸線，那是我們無限大的國土的邊緣，我默默地渡了兩個夜晚。

在那裏，我曾聽到浪濤向堤塘撲擊的聲音，也曾聽到在廣場上，千百個壯丁操練時發出的悲壯的吼聲。我曾看到海鷗潑刺的飛姿，也曾看到海防哨兵堅毅沉着的神態，和在飄渺的烟波中，渺小的敵艦的淡影。

每當臨睡的時候，我總要跑到三層的屋頂上，（我是宿在海濱俱樂部的）懷着一種訴說不出的心情，定神地望着凝在月光和水光的交蒙着的銀霧中的那和平的海濱，和平的土地，和平的人民，生息在國土上的和平的一切。涼夜的海風就似一種暴力，一陣陣迎面壓來，我不期而然地想起明季的倭奴，（Ains）想起成繼光，更不期而然地記憶起剛

在白天參觀過的黃山頂上堅實強固的砲壘，滬杭公路下曲折週密的戰壕，和××長簡短而截鐵的談話：『守上抗敵，是我們軍人的本分，在我駐守的地方，如果輕易讓一個敵人踏上岸來，我就不姓×，你知道這裏的工事非常堅固，這種工事は出乎敵人意料的，他們縱付極大代價，也決不能輕易上岸』，這樣，這樣，我就從心底發出微笑，走下樓，安然入夢。

却萬想不到，在我離去乍浦的第五天，自江蘇柘林起，迤西沿漕涇，戚家墩，金山衛，金山嘴，至浙江的金絲娘橋，全公亭以至乍浦，數百里地兵卒駐守××師奉命調到中路去了，接防的是原駐守××的××師，××距乍浦祇三十五華里，徒步走起來，四五小時是準可到達的了，然而到第二日的深夜還始終沒有來。更萬想不到，竟爲東戰場的戰績上，留下了這樣一個最深最慘痛最不能泯滅的創痕！

敵人得到了當地耆紳兼漢奸的報告，就在十一月五日拂曉，開始避重就輕地在金絲娘橋登陸，一長串的敵艦就在離岸十里附近的海面向各處施放排砲，平湖縣城距海岸祇二十七華里，那密如聯珠的巨大的砲聲轟醒了全城的居民，有的掙大了半醒的醉眠，有的嚇得面無人色，在街上四處亂跑。

六點零八分，前方來了電話，說是敵人在金絲娘橋已經登陸，用木筏偷渡的，砲聲

却愈來愈密，還夾雜着五百磅以上的炸彈爆裂聲，縣政府裏的玻璃窗，都被震得格格作響。

前方又來了電話：敵人登陸的數目已增加到八百，一路向西面全公亭進攻，一路往北進襲新倉。

全公亭到乍浦祇有十二里，正巧有我砲兵×旅某連留守（不是駐守）在那裏，可是連長却並不絲毫退縮，他祇是接一連二地來催子彈：「快快送子彈來！」「子彈送去沒有」「敵人已經逼近了！」「敵人已經入我們陣地了。」

不到五分鐘，電話又來了：「王排長掛彩了！」

二分鐘後，電話裏又傳來了連長急迫而又嘶啞的聲音，叫人聽了非常難受：「張排長和他的隊伍，全犧牲了！來不及說完，敵人的炮火已經殺害了我們這位忠勇壯烈的青年連長了。」

聽電話的是縣長丘遠雄，他的精神是值得欽佩的，他一方面同樣向上峯接一連二地催討救兵，一方面迅速調集了壯丁和鄉城的警察，趕往抵抗，雖然這些壯丁是他接任一月以來才訓練出來的，但是他們誰都認識得很清楚，必需和敵人拚命，不能讓敵人付任何代價，隨便就侵佔了自己的鄉土。

全縣警察和受訓的壯丁，僅祇有二千左右，而受訓的壯丁中間，大部份是平素被人認為最兇惡的「囑鼻」，他們從來就被人漠視，從來就沒有得到過人們一點點恩惠，終年在飢寒交迫中度着非人的生活，然而，在這次抗戰中，他們却為國家盡了最大的努力，海濱那些冗長堅強的工作，都是他們日以繼夜，忍耐耐寒構成的，而當敵人登岸的時候，他們却個個挺身而出，拿起了被繳剩下的八百枝鈍鏽的槍枝，極少的子彈，站在最前綫。他們雖不曾制止敵人的猖獗，幾乎全部，在敵人猛烈的炮火和彈盡援絕下，都作了壯烈的犧牲，可是，他們也在中國抗日的史實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他們橫灑在海濱的殷紅的鮮血和含笑的臉龐，告訴了敵人，中華民族千百萬民衆，即使是極窮苦和無知，他決不甘心做敵人的奴隸！他告訴了我們，他們是一羣最良善的人。

敵人大批登陸，搶平湖而北進金山縣，七日下午即渡過黃浦江，截斷了滬杭鐵路。往者已矣，由它成爲一個猜不透的謎？去吧，祇願，祇願我們能够接受這一次血的教訓，並記住這一個慘痛的創痕！

二、太湖三晝夜

黃昏靜靜地展開，暮色籠罩了整個平望鎮。

孫參謀提了一隻小皮箱，踉蹌地跑進我所僅想留宿一晚的小屋裏，用最短促的聲調

對我說：「快走，快離開平望，敵人已經到了王江涇」。

他的眼睛和神色足夠叫我相信他的話的，可是總不能解脫我的驚疑。

就是在今天見到了××××，知道戰事在楓涇與嘉善間已成了膠着狀態；也就是在今天，我騎了一輛自行車，由嘉興東門沿蘇嘉路來到平望，一路上看到的除了堅實的工事之外，是非常平靜，非常安謐的景象，怎麼隔不到四五小時，敵人就會占據了王江涇，截斷了我們預備堅守的這條國防線，蘇嘉路呢？

「據前方情報，敵人是由早經收買的湖匪帶路，乘了二三十條汽艇，從千窖鎮經連四蕩到來的」。

「那末，敵人並不多囉」我說。

「是的，祇有三四百人，所以我們正計劃和嘉興方面於今晚夾攻。」

「那很好，我就跟你們一同走，今晚也就不住這兒了」。

「不，我不去，我奉命帶了×部的重要公文，必需走太湖到吳興。而且，×長也希望你無論如何跟我一路走，因為，因為前方說不定會……」

雖然孫參謀沒有說下去，我已領悟到了他的意思。

在沉默中，一陣晚風帶來了斷續的低微的機槍聲。終於，我決定也繞道走太湖。

到離平望十二里路的青港附近，我們才看見一條正要開航的小木船，船上已擠着三十個難民，他們却很慷慨地讓我們上了船。他們是逃宜興去的，船是敞口，沒有棚，也沒有帆，要在周圍有六百里路素以波濤險惡著稱的太湖走條對角線，全要仰賴一個茶店夥計的兩隻手搖，真可以說是前途茫茫了。

不久，我們進入了太湖。

湖水的泡沫輕輕地沿着我們船的邊緣一條條滑過去，無數顆金色的星星散佈在暗藍色的天空中。半勾新月掛在我們的右邊，茶店夥計把她權作爲南針，就循着她所指示的方向，在蒼茫的湖面上搖着。一個不可測的命運壓住每個人的心頭，誰都在沉默。

「你們兩個怎麼也逃起難來了？不可以求菩薩保佑麼？」我打破了岑寂的空氣，打起地問身旁兩面尼姑。

「吳江城外的觀世音廟都給日本飛機炸平了，菩薩連自己都保佑不住，還保佑得了我們？」全船的人都笑出來了，想不到宿命論最有力的支持者也動搖了他們的信念，這是抗戰中的一個小小的收穫。

就這樣，我們坐在船邊沿上，縱談上下今古，一直坐到了黎明。

沒是一絲風，濃厚的霧重重降着，太陽還不見出來，浮雲像無數白色的幽靈，遮蔽

丁整個「湖空」；我們這一葉孤舟現在是陷在水天形成了的灰黯的一片裏，迷失了方向。何處是宜興呢？憂懼和疲倦特別表現我們惟一的救主，這個年青的茶店夥計黃瘦的臉上。

我和孫參謀主張暫時停息一下，一方面讓這一位夥計歇歇力，一方面等太陽出來了，我們辨明了東南西北再走。全船的人都同意了。

半小時後，從不遠的地方傳來了一陣激烈的炮聲，那轟轟的巨響，清脆地撲擊水面，又從水面清脆地回響了出來，震撼全船上每個人的神經。

『大家不要怕，那至少離開我們有三十里路！』孫參謀這樣安定着人心。可是，誰都安定不了，大家七嘴八舌地要繼續航行，理由是離開得遠一些，總比較安全。

我們的船終於又飄行起來了，整個的「湖空」就像蒙了幾層蜘蛛網，灰黯而且抑鬱。在面前的水面上隱現了比較深色的灰黯的一堆，我們知道這一定是湖中的一個小島了，在那裏，可以問清楚方向，漸行漸近，我們可以看到那是一大羣蘆葦。

船就沿着蘆葦搖，可是搖了好久還沒有發現一個進島的港口。突然，又從薄薄的空氣裏傳來了尖厲的機關槍的聲音。

人們的情緒又緊張了，中年的雜貨店老闆忽然叫了出來，指着船後面，遠遠地冒起

來的幾條白烟。一個婦人竟驚惶得哭泣起來。

「把船開進蘆葦裏去！」孫參謀說。

孫參謀，茶店夥計，雜貨店老板和我慌忙地站了起來，用最迅速的方法把船撐進了蘆葦的中心，七八尺高的蘆葦桿，在前後左右，把我們密密地隱蔽了，誰都屏息了呼吸，互相擠緊着，敏感地傾聽着，靜寂地交換着寒慄的眼光。

漸漸，我們可以聽到發動機的聲音了，孫參謀一手拿起小皮箱，一手握着手槍，準備萬一給敵人發現了，就先把小皮箱沉到湖底，然後跟敵人拼命，一個換他二三個。

我們這時就叫婦孺躲在艙底裏，絕不要伸出頭來，自己就揀輕巧的木板的撐桿拿在手裏，多少可以打死他們一兩個。

漸漸，約摸有四五隻汽艇的發動機聲，走近了，嘹亮地鑽進我們耳朵，又漸漸地消失了。

我們誰都鬆了一口氣，可是誰都不主張這條船在白晝就離開這蘆葦叢。

足足默坐了有十二小時之久，這一葉孤舟才又載了我們三十七個開始在蒼茫的湖面上飄浮。可是，到三點多鐘，還沒天亮，我們又在另一個小島旁的蘆葦叢裏停下了。

第二天，起了風，又下了細雨，湖面起了駝背似的浪頭，蘆葦被衝倒了又挺起來。

我們衣服給淋濕了，而且整整二晝夜沒有好好地吃，好好地睡了，可是每個人的心緒都沒有低沉下去。

風雨到下午雖然小了些，可是還沒有中止，我和孫參謀預料敵人決不會在風雨中行動，雖然很擔心着走錯方向，可是我們終究向全船負責保證安全，要求繼續航行。

翌晨在熹微的晨光裏，我們進到一個港口的時候，茶店夥計的手已經疼痛得不能動彈，而在船沿足足坐了七十二個鐘頭以上的我們，都感到了腰酸背痛，站立不起了。我們聽到鷄啼聲，知道這裏一定有人家，上去一問，總算微天之幸，我們到達了京滬線上的重鎮——無錫。

想起了我們的國防線蘇嘉路被截斷的原因，孫參謀急忙接着問：「此地有我們軍隊沒有」？對方的回答，祇是搖了搖頭。

三、來自敵人後方

在去長興的軍用卡車上，我遇到了×××師的王副官。他除了回答我師部裏幾位高級長官的近況之外，還鄭重地告訴我：「葉處長是經歷了千辛萬苦，才從敵人後方脫險歸來的。」

用不到思索，從敵人後方脫險出來，那必然會有一個極生動刺戟的故事了，於是，

我就冒着黑漆的夜，進到一間黑暗的屋子裏，會見了分別已將一月的瘦長而壯健的葉處長。

於照例的寒暄後我們開始談到正題上來了：

「聽說你這次是從敵人後方跑出來的，是不是？」

「你怎麼會知道了？誰告訴你的？」

我於是就信勢故意賣弄一下：「你難道不知道我現在是吃那一行的飯！」

葉處長失聲地笑出來了。

「能不能請你告訴我你是怎樣逃出來的？這一段富有戲劇性的緊張而又刺戟的故事，我相信誰都渴切要知道的！」

「那不行，一來是因為我的口才不好，說得不會動聽，二來是我這次經歷並不十分富有戲劇性。」葉處長收斂了適才的笑容，「不過，我很願意告訴你，可是，希望你不要把我的這一段經歷當作一件不關痛癢的事情，這裏是存在着一個很嚴重的問題，軍隊與民衆不合作的痛苦，我這次是身受到了！」

葉處長的音調逐漸低沉，可是每個字聽來都含有無限重的力。

「我軍離開青浦的時候，我正因公停留在三十里外的一個鄉村裏，到第二天中午在

我到回×部去的中途，才知道我們的軍隊已經全部離去，敵軍已由漢奸迎入了縣城，我知道敵人是沿着公路線前進的，於是趕忙回頭走，一邊走一邊想到身上穿的一身軍服，最好把它換下來，走起來可以安全些。雖然我當時想到死，想到跟敵人拼，可是我又想到除非迫不得已時，不必作無謂的犧牲，我應當使自己儘可能死得有價值些，有義意些。

「於是，我在一箇農家門口停下了，門是緊閉着的，我輕輕地敲了幾下，一個中年婦人從門縫裏探出頭來，看見我，立刻又把門關上了。

「沒有辦法，於是我又走到另一家門口，一個八十幾歲的老頭跑了出來，我於是就跟他商量，請他給我一身破舊的衣服，好把身上軍服換下來，我很和藹地說了一遍，二遍，三遍，老頭却儘是搖頭，一句話都不講。到此刻我還不知道這位老先生是因為聽不懂我的話呢，耳朵根本就聾了呢，還是不願意。

「第三第四家是兩所空房，人早就逃難去了，到了第五家，我算遇到了一個壯丁。我跟他說明了我的請求，可是，他一聲不響，很睥睨地朝我看了兩眼，轉身想走，我急忙拉住他，跟他解釋我決不是想開小差，是爲了要去歸隊，爲了將來多殺幾個日本兵，我才急於要化裝離開這兒的。可是他依舊是睥睨地朝我看了兩眼，一聲不響地走了。